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參閱　嶰　嶠　錢子恭

巡邊總論

論　魏煥

三關鎮　三關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而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

言其險害不卑屬晉

脣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況達官逹合。安置眞保河間等地。子孫世受　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

三關保障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

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

套虜由秦入晉其防在西

先年以山西巡撫駐劄鴈門關。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

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近藩。往年紫荆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覓壯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三關邊夷

北虜亦克罕一部常往牧此邊。兵約五萬。為營者五。曰好城察罕兒。口克失旦。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西

營同把郎郎阿見入寇無常近年虜在套中以三關爲出入之路直抵山西地方搶掠嘉靖十九年秋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偏頭等關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賊亦爲鄉兵所殲嘉靖二十年秋前虜復由本關入直抵平定州叅將被害居民殺擄者無數山西自來被達虜之慘未有過于此矣

甘肅鎮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蔡蘭州即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城子莊浪鎮羌古

浪六百餘里至凉州、即漢武威郡凉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即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即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漢燉煌郡與前四郡地方、俱隸甘肅至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凉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又河西地形之大略也

甘肅保障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于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羅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交聯不絕、便兵戍飭鬬具謹烽火、通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

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爲法斯得矣。

甘肅邊夷

甘肅之邊，北虜止二種，亦不剌盤據西海，尾剌環遶北山，其餘皆西番種類不一，洮河西寧一帶附近番族，以茶馬羈縻而已。其餘遠番，止令通貢，土達元萬戶把丹之後，安置平凉，今爲亦不剌所據，哈密諸番衛，本中國藩屛，今爲吐魯番所破。

一土達元萬戶把丹據平凉，洪武初歸附，授平凉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編爲民，仍號土達，其壯

者遐爲平凉衛軍、正統十四年、北虜阿渠寇陝西平凉、土達被掠、成化二年、北虜大舉入寇、固原土達李俊迎獻羊酒、有北從意、四年平凉衛土達滿四反、據石城、都御史項忠討平之、一近番、黄河南有洮河二州、北有西寧、皆漢郡、唐末陷于吐蕃、宋爲夏元昊所據、俱爲番族、洪武初、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收貯官茶、二年一次、差京官齎捧金牌信符、往前三處附近番族、招番對驗納馬、洮州火把藏思曩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

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互市茶馬羈縻得法彼各向順後茶馬不行時入侵擾成化十九年西番滿松等族反侵内地巡撫都御史馬文昇調兵征勦斬首八十三級嘉靖元年西番反侵内地鎮守都督鄭卿領兵討之不能克以後每歲入境殺擄人畜嘉靖八年西番數至鞏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

涼被茶毒。總制尚書王瓊撫勦並用。破若籠板爾二族。撫定木舍等七十族。西番始寧

一亦不剌。正德四年。北虜小王子怒頭目阿你禿厮丞相亦不剌欲殺之。二酋懼。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里至涼州城下乞空閑地安住。分守涼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庄堡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居之。

甘肅經略考

一說今之議哈密者曰。獲城置裔。弗能衛而守也。約

奸與師、祇費賂而匱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未可棄以外夷視之也、爲今之計、莫若得人。而先其所易。緩其期效。以徐圖之耳。始必責彼寇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使。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奸。周羈縻之術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誅有暇日。甘肅等衛主兵則補其缺伍。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狹多方。俾卒旅悉復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倣趙充國與屯田。荒地則效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粮餉悉復　國初之積。守備既

固。攻戰時發、或要前踵後、出其不意之擾。彼勞我逸。
日增歸附之酋、將見尾剌瓜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
效順。我則結以恩賚、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
旅依我安、安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勇奮
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智勇足以服諸番者（將可以撫綏此地為中國外藩者即當授之何必忠順之裔乎）
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讐之略。于赤斤等選其技力
足以長諸酋者。官為都督。諭以翊贊協心之誠。在我
脣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徙
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備彼不虞。再

肆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脅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徐取元寇而戮之以示 天恩。吾見在彼勢窮必遁。稱欵必堅。然後隨機應變。而更為哈密永遠之圖。使勢之在哈密者。有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雖十土魯番。亦不能為哈密患矣。此則一勞永逸帝王全勝之策也。

一說虜在西海。可無備乎。曰。惟視虜勢之强弱何如耳。弱則不必備。强則備之而為計甚難。前代固有屯

兵青海以斷羌虜運和內侵者矣。而徵輸調發。大困民力。不可爲法也。正德十年。曾調朔方勁兵逐勦之。虜避走松潘。款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即其驗也。爲今之計。惟於洮岷河蘭之地。繕城堡。遠斥堠。廣儲蓄。令諸守帥。嚴謹備禦。伺海賊強盜。連和西番有內侵之勢。則請諸總鎮發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以拒之。

一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叅將。易瓚之議

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勸以名數。庶可久之道也。

一河西屯田廢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其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朘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為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得人。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

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粮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添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粮、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

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是忒一道也

一提督尚書金獻民題亦不剌一節要照依　祖宗朝嘉峪關外設立赤斤罕東哈密三衛事例於該鎮撫夷官內選差前去近邊諭以　朝廷恩威軍民殺伐利害令其各安生理如果革心向化聽我招致就便安插設為衛所許其以時通貢量加賞賚以結其心仍擇其雄傑一人授以職事立為頭目使令鈐束部落遇有緊急聲息量調人馬為我策應有功一體犒賞

大同保障

大同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統領本鎮、并河南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參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為二邊、又九十里為大邊、各墻堡聯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十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于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

堡居中復添設分守參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則大邊可復授鎮寄者當留意焉

大同邊夷

北虜哈喇真哈連二部常在此邊住牧哈喇直部下亦名哈喇慎爲營者一火酋把答罕奈領之兵約三萬哈連部下爲營一火酋失喇台吉領之兵約二萬入寇無常近來套虜出套亦同此虜入寇

大同經略

國初驅逐胡虜築內外二邊墻各屯軍牧可守膏腴

可耕糧餉亦足後俱失守弃為虜地嘉靖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築五堡于內邊為耕守計誠是也委叅將賈鑑徙城中居人從事而刼以威時重遷效尤非肅遂殺鑑鼓譟附虜文錦招徠之繫官旗于獄叛軍復殺文錦帥臣建議撫之叛軍仍賞銀二兩始定議者謂撫叛則可賞叛則非此所以開後日之隙也五堡遂已由是虜寇內侵無虛歲十八年總督尚書毛伯溫議復築五堡令本邊軍民欲徙者聽人皆樂從而五堡成堡外墻塹一新虜不敢近但稀無積粮

耳。苟能招揀充積，使內邊固。外邊以漸而成，大同無憂矣。

一鎮兵屢叛不靖，雖往昔釀成，亦兵衆故也。議者謂于五堡東西空處，各設一鎮城，以城中兵分衆鼎立，則防禦備而調度易，亦一策也。

一說取叛兵，須察各營强悍爲衆倡者，取赴軍門，施不測之恩，結爲心腹，則衆叛自定。此總兵馬永行之于薊州遼東者也。

一近年大同總兵，無如梁震。震收虜中逃回人口，養

馬家丁者數百與之婚娶授以鞍馬器械使出境與（大將以牙兵為威此不可少）虜同處見虜勢弱即斬首以歸自是虜不敢近邊者數年而邊軍懾服不敢驁此大同故事也

固原鎮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仍以陜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固原所轄則有黑水鎮戍平虜紅古板井彭陽等城西安州海剌都等營環慶則有

走馬川青平山城甜水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乾鹽池打剌赤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積灘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十五年、本部議　奏設總制于固原、推用戶部尚書秦紘、兼左副都御史後總制皆駐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苴蘭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因主事許論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

固原保障

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

紘築內邉一條自饒陽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餘里係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亦各修築至今于二八月各修理一次屹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住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奧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門庭有故總制運籌于中總兵叅遊提兵會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陜無憂矣

固原鎮

固原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蹺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

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犒粮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内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兵餉有常額客兵餉無常須既戍守四月其犒甚久不可槩作客兵之數恐亦應須耳）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塡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非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固原邊夷

邊夷爲此鎭之患者卽套虜與西番也其詳見榆林

甘肅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住河套、十四年、總兵官保國公朱永、太監苗逵、都御史史琳、帥京營官軍詣榆林調集軍馬、號稱十萬、分布韋州等處禦之、侍郎李鐩、總督軍餉、空運八府之粟、隨軍供給、虜衆數萬、由花馬池深入固原安會等處、大掠而出、官軍戰死者甚衆、十八年、虜五萬餘騎、由花馬池北楊柳墩西空墻深入固原平凉安會等處、大掠而出、正德十年正月、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鎮邉墩起至石井兒墩止、折墻深入固原等處、搶掠而出、本年七月

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楊栁墩起至青羊井墩止折墻深入平凉隴輦直抵隴州大掠而出嘉靖元年六月虜二萬餘騎由井兒等堡折墻深入固原平凉直抵涇州大掠而去嘉靖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套虜鎮合兒伯通帥衆一千七百餘騎到于花馬池西北石臼兒墩折開邊墻口一十九處入境經過鐵柱泉小鹽池韋州下馬房平虜所鎮戎所提督尚書王憲預調延綏寧夏固原官軍二萬七百人分路按伏至八營攻門固原鎮叅將劉文等督兵擊之近至地名

細溝墩斬首九十三級餘賊奔潰至地名哲思溝榆林副總兵趙英等邀擊斬首三十二級二十九日賊至平虜所地名青陽嶺榆林遊擊卜雲邀擊斬首九十五級賊回過寧夏地方總兵官杭雄等邀擊斬首九十五級前後共斬首三百三級得獲達馬五百二十三匹餘賊由原路石臼兒墩墻口遁出鎖合兒俏遁死干陣自來北虜入寇官軍禦敵未有若此克捷者也嘉靖十九年六月初六日總制劉天和親詣花馬池調度防禦委帶管糧茶叅政張邦教屯田僉事

李良八月二十一日虜酋吉囊領大勢達賊五六萬從定邊營掏墻而入是日雷雨大作連旬不止泥淖深陷馬腹不能馳逐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延瑞尹嗣忠各鎮叅遊守備官軍四路分布隘口城堡暗伏夾攻九月初一日虜至硝河城結營自固不敢縱掠初五日陝西總兵魏時兵過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之兵擊其北鄭東王陞高暘陳爵等之兵聯絡以擊其背邉兵四集曾聽等所統莊浪西寧涼永撥兵接踵渡河軍聲大振三鎮共斬獲首級四

百四十顆內一顆係吉囊第二子號小十王一顆吉囊妻弟大酋爲軍人張奴兒野五斤所斬器械牛馬不可勝計捷 聞總督巡撫鎮守等官俱寫 勑獎勵劉天和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楊守禮陞兵部尚書趙廷端尹嗣忠陞兵部右侍郎任傑魏時周尚文俱陞都督同知鄭東張鵬各陞二級張邦教李良各陞一級張奴兒與做指揮僉事野五斤與做副千戶其餘俱陞賞有差自來防禦北虜斬首數多未有若此者也十一月北虜吉囊等見其

威大振、自懷疑懼、俱出套、分作二枝、一枝往東勝城地方、大同兵邀擊之、斬首九十顆、一枝往賀蘭山外莊浪兵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顆、寧夏兵邀擊之斬首四十九顆、一時套中俱無虜矣

固原經略

設固原總制、元獨爲套虜設、西番亦賴控馭嘉靖八年、固原兵馬、悉至花馬池防禦、西番乘虛深入臨鞏殺掠太多、巡按御史胡明善劾　奏、方起王瓊總制況花馬池漫延三百餘里、總制調操兵馬不過數千、

領東失西。豈能周匝。總制劉天和。方移鎮花馬池。虜自鎮邊營拆墻而入。直抵固原。事可知矣。不若仍鎮固原。使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而套虜西番。俱不敢深入。尤爲長計。

一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勞煎晒。不煩人力。爲利甚博。取之無窮。弘治以來。大鹽池增一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先年止是召商中納馬匹。分給延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中馬之人。勢囑賄

通鹽收不堪馬匹故有收價之例畢竟為馬而設未嘗別用今查每引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放至固原慶原慶陽二鹽廠御每引收取引銀一錢通共每引得銀三錢五分每年該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鹽馬舊例上馬一匹給鹽一百引中馬一匹八十引大約納銀解邊易馬則事省人便官商兩為有益若納馬解邊則秣飼屬之何人運解不勝其擾

一總制劉天和會兵禦虜圖略花馬池與武營伏寧

夏兵六千、或榆林遊兵三千、小鹽池伏寧夏兵三千、定邊營舊安邊營、伏榆林兵九千、或分三千遊兵在花馬池按伏、韋州伏中衛叅將五百、靖虜固原二千五百共三千、萌城等處伏固原遊兵三千、固原鎮戎平虜伏固原正奇兵四千、靜寧等處伏洮岷兵一千五百、花馬池東至定邊營六十里至舊安邊營一百五十里、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至清水營一百九十里、至靈州二百六十里、西南至小鹽池一百八十里、至韋州二百四十里、至平虜所三百六十里、至鎮

戎所四百五十里、至固原六百里、以上共集兵三萬一千五百之數、恐無糧草、或城小難容、許於附近城堡分住、如中衛兵在鳴沙州、靖虜兵在西安州、游刺都之類、臨時仍會合一處、此來賊勢必衆、須專用鎗砲爲前鋒、及用挨牌拒馬鎗等項安營、庶不被賊衝亂營陣、初伏兵時依此圖、若臨時賊情變動、隨賊向往、聯絡會合、不拘一定、務在各領官軍、齊心協謀、互相傳報、併力前進、不許逗遛退縮、自取重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嚴　嶠銳子　參閱

巡邊總論

論　魏煥

榆林鎮　榆林

榆林舊治在綏德衛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每不及而返。故虜得乘隙

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墻。虜多充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為衝劇。

榆林保障　榆林

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戰不貫冑。虜呼為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垣九百二十餘里。城堡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有零。座墩堡勾連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另為一邊名曰夾道。地利亦險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

慶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衛額上千戶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操宗鎮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住劄榆林城東路設分守左叅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叅將一守備都指揮一復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兵多敢勇四方征戰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但鎮城遠處乎不毛軍士待哺于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

榆林邊夷　榆林

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二千餘里，左右減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即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嗔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曰阿速，曰喇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喇兒罕，曰失保嗔，曰扒兒廒，曰荒花旦，曰奴毋嗔，曰塔不乃麻，舊屬大師亦不剌，後分散各部，惟哈麻嗔一部全，阿兒禿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屬亦不剌，今則大酋吉囊領

之爲營者四，曰哮合厮，曰偶甚，曰以吶思納，曰打郎
滿官嗔部下爲營者入，舊屬火篩，今則大酋俺答阿
不孩領之爲營者六，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
曰以要，曰兀魯，曰土吉喇，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
套內，時寇綏寧甘固宣大等邊，

榆林經畧　　榆林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
取漠南北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南直榆林
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厥

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于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　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猶打水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後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墻塹寧

夏修築河東邊墻遂棄河守墻加以清屯田革兼併勢家乃守邊者所恃以有資力故也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氷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之舊守三降城又謂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恐亦難爲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

國初虜不過河軍士得于套內耕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裕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惟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東鎮之稅爲拋荒折色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于今日之急也嘉

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虜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虜軍駐魚河之地糧道阻絕不雨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可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于寇門糧道險遠寇即束手臨時雖與金如山不可食也今鹽法已壞飛挽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是知榆林所急在芻糧他

非所慮也。議者謂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于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卄兩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與鹽銀十餘萬兩，令有司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挪移借貸。倘客

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

一榆林各衛所官軍月糧例該月初關支守備官軍行糧馬匹草料例該驗日關支本鎮行糧俱於月初關支遇有征調又起關隨處關支是一官一軍一月三次關支成化八年總制余子俊奏革行糧每月二次關支亦節省之意宜各邊通行

一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人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舉南寇則令人傳示諸部落晒乾肉收乳酪約日聚衆而後進既聚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

亘數千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設備矣。

一虜衆臨墻止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墻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與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無非泉、又多大沙凹凸。或產蒿深沒馬腹。賊數百騎或可委曲尋路而行。多則不能故設備之處有限。

一定邊營墻外二十里、地名鍋底湖者、一名舊花馬池。所產鹽視內大鹽池鹽尤美。嘉靖九年、虜一枝設

營帳於彼住牧，諸虜來取鹽者，皆依之。其賊每于高處，望見內大鹽池商販牛車行走，即決墻馳入剽掠。是以大鹽池積課二十餘萬，商人不敢支。總兵梁震提兵至定虜營，次日賊入，震督兵出擊，追至鍋底湖大破之，斬首三十級，奪獲達馬一十三匹，自是不敢近湖住牧。

一延安府府谷安定安塞保安四縣，并綏德衛屯種柳樹會拜堂兒麻葉河，俱在近邊地方，止是人民屯軍土兵人等居住，若定委千百戶所管屯官一員，督

同各縣編成行伍給領軍器常川操練就于本縣防守可代邊軍

一成化十年巡撫余子俊議達賊潛住河套離邊不遠凡遇沿邊軍民耕作時月人畜在野計令分守東路左叅將領軍于神木堡遊擊將軍領軍于高家堡俱係要害去處住劄防禦東西二路分守叅將并把總都指揮等官每堡三路擺塘（塘即所謂出哨也）哨探沿邊墩空數塘本營東西相向數塘迤南腹裏東西相向數塘遇警放砲使耕作人畜運糧人等取便迴避及令各官整

兵隄備遇有小寇隨卽追殺若是大舉星馳通報發
兵策應。

一成化十年兵部議將榆林原立界石以外空閑地土逐一清出丈量明白先儘俵作本衛屯田其餘撥與各堡軍人或附近人戶承種三年之後照例上納籽粒

論邊墻 邊墻

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今邠寧州隋改爲北

地郡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于隴西北地上郡今綏德州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至上谷陽北平遼東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唐中宗景龍二年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馳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築

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
楡林皆據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
山南牧減鎭兵數萬人我　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
原復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
喘息於是設東勝城于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
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爲
一邊地勢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
守邊墻今按河套邊墻自　國初耿炳文守關中因
糧運艱遠已棄不守城堡兵馬烽堠全無成化八年

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林東中西三路邊墻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奏築河東邊墻黃河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已上即先年所棄河套外邊墻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築固原邊墻，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三百餘里，已上即今固原以北內邊墻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修築徐廷章所築外邊墻，高厚各二丈，墻上修蓋暖鋪九百間，墻外濬舊塹，亦深濶各二丈，于

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瓊修築泰綏所
築內邊墻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
斬崖築墻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州棗兒
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于是內
邊之險備矣內外三邊之中清水與武花馬定邊各
營地方又套虜克斥縱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瓊
自黃河東岸橫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口開
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墻一十八里後總制唐龍
改修壕墻四十里總制王接修壕墻一百三十四里

總制楊一淸初修築墻四十里皆依前墻塹止于定邊營北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壕墻長六十里亦依前墻塹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奏築疊堤一道亦西自横城南抵南山口並壕墻爲二道于是套虜入内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柱泉梁家泉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溫奏築大同五堡及邊墻邊險俱備非大舉不能入眞敵戎上策也

一今之四夷北虜為急（至于今日惟建州猖獗爲患而北虜則已戢于兵）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繞出山後與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即其地）河套之南又有榆林（今在延安府綏德州北境）寔為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

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為妬。世廟時知兵之家皆以按伏為失策軍士之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扣減行糧為務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寔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吐魯番之拒命。則由置制失宜。不足為慮。而亦不剌一種。竄於陝之西海地方。蔓延至於西寧。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而抵洮岷頗難制禦。則其勢有不可不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按伏之弊。堅壁

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爲也。

一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寔。必攻墩誘我。我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乍隱乍見。使賊見我屯堡。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伏兵擒斬。彼敢復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擡營往救。賊反得以設伏誘我。縱我不爲所誘彼常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堡寨之內盡爲蹂踐矣此亦按伏之策若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

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次當不是但行之大宜耳

一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此與上段俱抄截桂文襄公語左作總論處皆引。用之言稍多十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邊。即斂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煙放炮又潛來攻墩而處。若賊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分。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得攻有人之墩。則輒被木石擊傷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煙火齊舉。即莫測虛為無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

須先遣探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伏于要害。誘而取之。乃爲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槩鳴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凡調採按伏。反爲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

一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備禦以分其任。有將領以總其權。有遊擊以備調發。有總領以司機權。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息肩。此其故何也。攻守無策而偷情之風相襲也。文法太密而巧避之術太多也。斥堠不立而

勇敢之氣未倡也，功賞不明而激勸之道未盡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謹斥堠，練士卒，據地形，利器械，信賞罰，厚儲峙，先自治者，皆為其不可勝也。以是形人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今之將領安居而廵警無方，精銳買閑而疲病隶障，不為不可勝之筭，而勤於勾當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無謀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惰忸怩，自衛且莫之能。而况驅之使戰也哉，假令五路備禦，各率所部分于近邊要害。無影射，無買閑，無役占。無市法，身先

士卒。捍衛有法。練習有素。可以橫行匈奴矣。夫墩空者烽火之緩急也。今之遠斥堠。時巡邏。嚴哨探。本以防範也。即不幸有卒然之虞。過而掠之。驅而戕殺之。則死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當其罪。降責戍遣而刑辱之。若不與焉。人見以此迫罪也。則舉墩空之人。巡探之卒。環而坐之堅城之中。溝壍之間。出入若罔聞知。即擄抄掠襲其老弱以還。喪失損傷匿不以聞。虛文巧飾。扶毀勘報。則終焉無事矣。夫繩人以法而不諒之情。何乃自若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以遂下。可

相循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拘焉惟勘委是聽。人且求避之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大機。非明與决亦徒焉爾。兵法曰軍賞不踰月。經曰賞延于世。功懋懋賞。下至末世猶知愛敝袴也。乃今冒功有法。買功賣功有法。其他條格亦甚備矣。邊人之親冒矢石。幸而成功者盻盻焉無所控訴。而陞職世襲。率勢豪紈綺之徒。固已失志矣。萬一獲紀錄焉。而又苦於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需索。日益不足已。是故恩每濫於乎人而威恒加於下卒。此之謂廢

賞而失刑文法太密則巧避之術生功賞不明則偷惰之習長而斥堠之不立勇敢之不倡。 上玩之也。余所謂弛文法者非置之不問也審其事機之所由來也

一古者寓兵于農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而養軍之費不以煩官齊臣管子作內外政而兵農始分後來者遂不能復我 國家酌古準今立爲屯政洪武永樂間每軍給屯田一分歲收銀米二十四石內正糧十二石本軍按月關支餘糧十二石納

充本管官旗月俸、洪熙元年、正糧如舊、欽免餘糧一半、宣德十年　詔書內開正糧與軍自贍、止納餘糧六石、遂以爲例、觀此則　國初軍皆有田。養軍之費盡出于田誠得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而非後之竭天下之財以養軍也其田科則之重。亦良有深意而（多有言田則過重以致軍士逃亡者）後人失之也故其田日消矣。今之言軍伍者、不過曰清勾、曰解補、曰存恤而已。此固不可無。而大意則未有處也言屯田者不過曰委官清查曰歲一造册。曰盜買盜賣者有法而已。此固不可無。不知法立則弊

生也叅戶有典廢。人有消長。其貧富衆寡。十年之內。亦各不同而况于父乎。試以一方觀之。其初均一編戶也。衆者或至數百口。少者不過五七口。甚至丁盡戶絕者亦多矣。人資田以養。田亦資人以耕。丁多而富者必須買田。丁少而貧者不免賣田。此亦理勢之所必至也。故律有典賣之條。今之淸軍者曰漏報戶口者有法。其意豈不欲盡一家數百丁皆爲軍也。淸田者曰一人止許種屯田一分。一戶不得過二分。違者有法。丁少可矣。數百口之家亦止于二分可乎。王

者緣人情以立法彼此背馳于人情何是以　國初
屯田每軍一分今之屯田十無一存夫田非捲舒之
物也豈古有而今無哉不過因貧而自相典賣戶絕
而親管典賣或親管田鄰之強者占種其田自在但
不能如昔之每戶一二分也至于屯糧就田徵收亦
安得有不納者第近年立法太重今觀見行條例云
凡屯田人等將屯田轉賣與典者典賣主與買主俱
比照用強占種屯田事例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
人等發邊衛充軍或口外為民如管屯指揮等官知

情不舉受財容隱一體參問此爲後來者戒誠是也
又曰每年歲造青苗屯冊一次此爲新增者設則得矣不知隱種者畏法之重乘其造冊百計開除或以積荒或以水堆沙壅盡開其糧者或抑除原額重糧而報以開荒輕科者或報民科者新者日增舊者日減親管知因染手于交易之時亦畏法而不敢言歲月既久則并其糧而亡之矣此屯田之所以十無一存也至于軍伍戶有數百丁者雖役百丁不爲勞丁少者雖一丁不役不爲逸今之清軍止論人戶丁少

者孩提之童入冊。丁多者雖報數十丁。彼亦拂然曰。糧不及于新增田亦拘于重例。而促吾役。吾何以為生。是以強者計免。弱者逋亡。而族大者亦少矣。至于解補徙為虛文。乍到者利其歸。親管者利其糧。況得財賣放之徒不少也。是徒重甲里之擾。虛增月糧之數。而終為無益矣。此軍伍之所以不充歟。為今之計。軍伍屯田。不當分為二事。有丁之家。三丁抽一。許種屯田一分。雖戶過數十分亦不禁。有田無丁。田多丁少者。俱以前例責退。雖官戶民戶見種屯田者。俱以

此法處之許自首正而不究其私相和買之罪凡此操丁既無月糧止令屯守更不差調以養其樂從之心至于造冊將原額者監司清查一次類造手冊後湖部院司府衛所各存一本名為舊冊永不更易其後歲造止造該年新增之數仍以編年為例名為新冊歲報監司積至十年同有司黃冊類造一冊將新冊收入舊冊而嚴其原額所增之數監司按臨執舊冊以查額糧執新冊以防開除密訪下情稽其隱弊如此則有丁者樂于從役巧詐者無所售計而屯田

軍伍不日增乎至于存恤優奪之例。又當嚴之于受役受役之後。使之守而不失可也。

一成化間陝西例將在邊各營堡操守官軍餘丁盡數查出于青草長茂之時督令前去採打有馬者每名採草一百八十束。各勾自己馬匹六箇月支用無馬者每名照例採打堪中草一百二十束。運倉上納以備客兵之用如所採草束延至十月終不完者就將把總官員俸糧住支役採草完日方許支俸。

一弘治丁巳邊倉糧草告乏備命侍郎劉大夏巡邊

經畫公至召邉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給銀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塲集蓄有餘盖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勢要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邉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糧之家自往告報勢要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